

“差序格局”: 诠释于经典与现实之间

徐前权, 刘小峰

(长江大学 法学系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炼的“差序格局”概念, 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经验验证和理论探讨。当前, 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为基点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径: 描述性、建构性和理解性。对“差序格局”的经典诠释应认识到它萌生的学术接力过程、经验和理论内涵、拟喻手法以及对理想型态与现实层面的探究, 这对厘清许多争论大有裨益。“差序格局论”揭示了不仅传统中国, 而且转型中国社会内核也始终是一个“推己及人”, 依次向外伸缩逐渐扩张的“熟人社会圈”, 这其中理解“意会”规则显得意义重大, 需深入发掘历史文化传统。

关键词: 乡土中国; 差序格局; 费孝通; 经典; 现实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2-0088-05

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提炼“差序格局”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特征, 这一创举获得了当代中国研究学者的一致高度赞誉。费孝通构想出的“差序格局论”不仅可以用来描画中国乡土社会人们的交往图貌, 更可以构成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及人们行为特征的基础性视角。本文反思当前对费孝通“差序格局”论的三种研究维度, 尝试从经典与现实(或理论与经验)两层面重新诠释“差序格局”, 希望对当前重新理解“差序格局”的学理内涵有一丝启发。

一、缘起 “差序格局”研究的三种维度

当前学术界, 一般意义上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研究可以简单划分为三类, 即描述性、建构性和理解性的, 其中后者尤值得反思。

一是描述性的, 它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模式先验的预设为传统中国社会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的一种人类交往联结方式(主要体现在乡村社会中, 以血缘、地缘、邻里关系为基石)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关系结构, 在转型中国市场变迁的语境中探求其实体层面的变革、重建等问题。这类研究路径常自觉不自觉地“差序格局”预设为有问题的社会交往方式和关系结构, 进而主要在“乡土重建”的思考模式中, 反思“差序格局”模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法

制、政治民主进程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以及如何进一步“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这方面 杨玉宏认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的“差序格局”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差序格局日渐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相悖, 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法制领域现代化前行的绊脚石^{[1]145-155}。但仍有部分学者主张, 尽管当代中国现实发生了重大变迁, 传统的“差序格局”模式赖以滋生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并被赋予现代新内涵, 且依然发挥着重要效用^{[2]28}。总之, 虽然此类研究包含了对中国社会变迁浓厚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 但沉迷于“乡建”模式下的差序格局经验问题研究给人强烈的过密化感觉, 经验研究过密化则缘于过度依赖直觉经验的描述, 并在理论失语之下沦为简单重复, 许多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以“差序格局”作为蓝本在讲故事, 或是以当地地方性风貌为“差序格局”做注解。

二是建构性的, 这类研究主要是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作为理论起点和“他者”, 进而在转型中国社会现实变迁的大背景中结合自己的田野素材以及经验资料, 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模型, 或试图修正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 如“工具性圈层结构”^[3]、“圈层结构”^[4]、“散射格局”^[5], 或试图提出替代性的解释模型, 如“内核-外围”解释框架^[6]、“自己人-外

收稿日期: 2013-09-03

基金项目: 长江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思与再造: 费孝通《乡土中国》研究”(2013csq001);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与村落熟人社会的变迁研究”(2012205)。

作者简介: 徐前权, 男, 长江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社会法学。E-mail: lxfwuhan@qq.com

人”模型^[7]等。其通性在于说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原有内核如血缘、地缘纽带等正在变迁或解体,而新生力量如市场化力量、工具理性、业缘关系、经济分化、层级固化等私人性规则日渐重要,他们最终的学术追求还在于希望新的理想模型能更好的反观中国社会变迁现实。此派也有部分研究者由于中国研究的主位意识不够强烈,从而导致理论对话和理论抽象的基点和语境不经意间流向费孝通60年前描绘的“乡土中国”图式,而不是现实的中国社会,将对现实中国社会的想象代替了对现实中国社会的阅读。

因此,对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无论是描述性的还是解释性的研究维度,均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理论困扰和经验上的对话困境。如差序格局论中的“自我主义”何以可能,差序格局论中“纵向的等级结构”存在与否,“差序格局”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效用和地位如何正确面对,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如何平衡,等等^①。总之,对于“差序格局论”,当代中国研究者无论是实体层面的人类联结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研究,抑或象征意义层面的“推己及人”、“由里及外”的文化意蕴和解释模型研究,都不约而同倾向于将“差序格局”视为一个问题领域,这包括理论问题领域(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与各种替代性解释模型的挑战)和现实问题领域(即费孝通语义的“差序格局”在现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命运遭遇争论)。这个意义上,也许当前中国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另外一种纯粹的理解研究路径(当然有少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点,如卜长莉),来重新诠释、澄清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由此带来的转型中国各种新解释模型的争论。同时,还因为上述两种研究方法殊途同归,本质上还是追求一种对转型中国现实生活真正有厚度的描述。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却在实践层面因为现实经验资料的描述局限性和理论建构因素的复杂性常造成“经验描述不全,理论理解不足”的局面,且两种研究路径难以相互融合、沟通。这里,因为有限的田野素材是作为全体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我们既要避免在获取碎片化的材料之后,就立刻进入理论“对话”;也要避免基于理论抽象的化约力量,肆意裁剪经验素材开展“宏大叙事”。

二、诠释: 寻觅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

诚然,费孝通提炼的“差序格局论”构成了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性视角。在经典文本《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一文中,费孝通力求以最质朴的语

言赋予“差序格局”最生动的内涵。“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们社会中最重要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8]28}除了众所周知的“水波纹”形象解读以及与西方社会“捆柴成堆”的“团体格局”对比外,费孝通还对“差序格局”问题作了如下补充性界定。一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8]32}。二是,“我们儒家最考究的就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8]30}。综合当前学术界对费孝通“差序格局论”的理论争鸣和经验考证,都均以以上三处释义为起点和标尺,只不过大多数学术研究往往只重视或注意到某一片面维度如“水波纹”形象,而不同程度轻视或忽视了其它维度,如“北极星为中心的譬喻”就经常遭到学术失语。

寻觅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乡土中国》,对“差序格局论”的当代重新诠释应深刻认识到以下五个维度缺一不可。

第一,一般意义上,尽管有论者认为,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阐释中,“没有对于概念的明确定义”,以及从中难以得到“严格的准确的学术结论”^[9],进而导致争论不休。但多数学者认可,费孝通不对“差序格局”做概念界定,在文风上可以理解为是讲课稿或散文体,但其本身也有一个拟喻方法的使用,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星”、“天空”都是极富有拟喻意义的形象^[10]。因之,差序格局的巧妙形象化拟喻手法运用(水波纹和北极星中心形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学探究人之心智方法论的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建构的精髓^[11]。概言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三处形象化具体构想的巧妙运用,某个面向上也许比演绎、推理和经验论证更能引发深刻的洞见与启示,因为它给人们留下了大量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再者,这

① 这些论争,参阅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等。

形象化构想也赋予了“差序格局”以动感和美感。反之,如果对“差序格局”予以明确概念限定反而会制约了读者的想象力,其适用范围必受到概念先验论的束缚。

第二,探寻社会学史发现,“差序格局”思想并不是费孝通的独有发明,它有一个学术接力的累积过程,尽管费孝通对“差序格局论”的见解最为独到、卓越、深刻。早在1915年,杜亚泉就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原理概括为“差等法”,他认为“差等之法,以自己为社会之中心,由亲以及于疏,由近以及于远,若算学中等差级数然。”^[12]无独有偶,与费孝通同时代的良师益友潘光旦于1936年谈到中国社会的个人与群体关系时,也认为“推”字最为关键,“这种关系是一种‘推广’与‘扩充’的关系,即从自我扩充与推广至于众人,即从修身始,经齐家治国,而达于平治天下。在实际里呢,大家并没有推与扩得很远,往往到修身与齐家的步骤而止”^[13]。实则即使在费孝通对“差序格局”概念一文的释义中,他也明确表达借鉴了潘光旦关于“说伦”的思想,来阐释儒家人伦之于差序的意义^{[8]30}。

第三,费孝通既然有意对“差序格局”作了如上三种解读,相对应的诠释也应该意味着自有一种偏重。首先,“水波纹”形象推论出中国社会“推己及人”的人际交往模式,强调血缘、地缘之关键纽带和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其次,“北极星”形象推导出差序格局中纵向的“作为社会格局的结构”,其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是通过系列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最后,“人伦”构成了差序格局结构的基本内核,儒家伦理也就相应成为个体相互间的角色规范来形塑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11]。因之,“差序格局”穿越历史时空的普适性学术魅力在于它对社会结构的横、纵两个维度的同时把握。如果说“水波纹”形象主要侧重社会结构中的平面亲疏人际关系,那么“北极星譬喻”则侧重立体社会等级结构,人伦规范即构成差序格局的基本内核。

第四,“差序格局”思想对于中国个人、社会及其互构关系有其独到理解。费孝通构想的“差序格局”是一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动态”格局,并非静止不变的,这是一种反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思维架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如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关系的界限也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8]30-33}。因而,中国乡土社会

也特别对势力有感触,这些都是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人际关系圈子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差序社会结构,不仅意味着传统社会个体从出生便要开始面对这业已成为社会事实的,通过一系列教化权力、资源配置、儒家规范等制度化手段来建立并巩固在差等之上的秩序;它还意味着社会群体成员各自从自我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联系的那一群人建构的一轮轮差序关系结构。因之,这种差序性的日常社会格局是建构的、理论性的,同时更是生活的、历史的。

第五,“差序格局”和《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炼出来的许多概念一样,是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的,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和“观念中的类型”(Ideal Tybe)^[14]。在韦伯的语义里便是,“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15]32}。作为理想型层面的“差序格局”,指涉的是一种纯洁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和方法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而且“抽象的理想类型的形成,并不是作为目标,而是作为手段来考虑的”^{[15]33-34}。此外,作为理想型层面的“差序格局”,不仅应体现所处时代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逻辑和规则,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言也是中立的,和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它并没有概括也不试图概括现实事物的所有特征,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意向侧重凸显事物的一组或某种特征。因此,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序言中坦言,“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社会”,且中国的基层社会并不是没有团体格局的,只是比较上的一个区分罢了^{[8]44}。

三、理解:重构转型中国社会的印痕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可以说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提炼,更是对他所处时代和所经历事情的人生体验与思考。费孝通论述到:“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因为在这种(差序性)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8]42}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发现费孝通所抽象的“差序格局”意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形象概括和中国人行动逻辑的深刻揭示,同时在更深层次上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质。

诚然,费孝通的经典“差序格局论”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关键纽带,依次向外伸缩逐渐扩张的“熟人社会圈”。尽管这种文化意蕴在转型中国许多专业化组织领域中存在不少消极因素,某些程度上更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前行的步程,但这种起源于乡土历史时空的“熟人社会圈”意象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和印痕,更使得我国的社会转型特质“别具一格”。

那么,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转型中国语境里,当代中国城市和乡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世界中,由陌生到熟悉的亲密群体之间的行为到底遵循何种规律,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到底熟悉了何种具体法则,这种“新式熟人社会圈”是如何生成并维系的,“自己人/外人”交往模式又是如何重新演绎的?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和经验描述。或认为,支配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交往的规则发生了重构,传统的尊卑伦理规范等公共性规则逐渐衰落,个人主体性居主导地位的私人性新规则日趋上升,理性和工具理性行为已然主导现代中国社会人们的交往行为,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引起的等级结构也嵌入了人们的日常交往圈子之中,并以此构建新的朋友文化圈和社会阶层。另一派则主张,现代转型中国社会关系结构中亲缘、地缘关系纽带、乡情、朋情文化、礼治秩序以及儒家伦理规范的作用和影响仍深刻存在,只是各地区各处境的存在程度不同、表现不一,“特殊主义”也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效用并以此构建新熟人生活差序圈。这两种路径的经验描述和解释框架各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固有缺陷,并形成一种张力地带。换言之,任何偏执一端的解释框架和经验描述必须要认真地考虑另外一端的冲击,否则,很多时候只能如“盲人摸象”般“不见森林只见树木”,难以有整体性的理解。至于两者如何互相补充、磨合、相互碰撞对话应该是今后相关研究值得反思的努力所在。

在这里,笔者只是想指出当前许多研究常忽视的,费孝通晚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2003)中指出的中国社会内核“面对面的社群”或“熟人社会圈”里经常悄无声息发生作用的“只能意会”的机制。费孝通认为正是日常生活中这些自己人习以为常的“意会”部分,往往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如此深入地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以至无需说明,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什么是

“意会”呢?“意会”就是费孝通称谓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某种境界。“意会”规则的微妙之处和有效性在《乡土中国》的图示中就是“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典型表现就是知心朋友、熟人、邻里之间,很多事情虽心里跟明镜一样可就是不用说出来,便自然领悟,甚至比说出来效果更好。费孝通进一步认为“人们不仅在运用这些‘意在言外’的规则进行交流、调控和协商,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着这种‘不言而喻’的默契的规则。”^[16]他还乐观地宣称“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在这种‘意会’的人际交往领域里,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16]。

精通并熟悉“意会”认识规则的中国社会,对于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自然不是西方社会主观、客观二分的体系。费孝通于《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进一步论述到“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这个维度而构建的世界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增或递减的‘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16]显然,晚年时值93岁高龄的费孝通对于中国人之世界观的这些认识同他早年对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的构想是惊人一致的。在中国这种“差序格局”圈子社会中,社会结构自然就是社会群体成员“意会”并熟悉的“从自我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是过往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中能动的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模式,亦即社会关系结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结构再生产机制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和形塑人们的认知结构,不断更新并巩固这种人们之间交往的“差序格局”世界观,这就是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双向建构过程。

当然,费孝通构想的“差序格局”模式距今已经时隔六十多年,当代中国人们社会关系与生产结构已然发生剧烈性社会变革。理性和现代化在中国社会得到急剧扩张和延伸,并广泛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无论是城市还是边远的农村。但是,中国社会以亲缘、地缘关系结成的熟悉社会、圈子社会不仅仍然存在,中国人这种“推己及人”、“由里及外”的“差序格局”人生观和世界观更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某种意义上“名实分离”、“妙不可言”的“意会”交流方式依然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

在。“意会”这种感性的表现与交流形式,以及与之并存的“差序格局”社会角色展示机制或社会生活局面,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占有十分特殊、重要的地位。差序生活格局及其衍化的“意会”规则,已经世代相袭并被身体化积淀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在各种社会组织与各种关系圈子中,人们不仅在运用这种“意会”的规则进行交流、谈判、协商,而且还在不断维持着“意会”基础上人情差序再生产。这包括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中描绘的仪式性场合中许多情境如生育庆典、拜寿、婚礼、盖房和丧礼等,也包括如日常互访、拜年和探望病人等非仪式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等。不遵守这些地方性共识或违反乡规,会被周围人排挤,认为是伤风败俗,在日常细微的生活中常会遇到生活阻碍和交往隔阂。

费孝通晚年更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学发展应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注意吸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并积极呼吁中国学者

应“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7]。的确,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实践中蕴含着深厚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追求“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应当寻求突破目前流行的量化实证主义与抽象经验主义方法论的限制,吸收并融通中国传统具有丰富人文“意会”精神的“差序格局”、“将心比心”、“究天人之际”等思想来开展对中国社会更有成效的研究。同时,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更是中国学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或正如费孝通所言“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16]

参考文献:

- [1] 杨玉宏.“差序格局”思想的现代诠释[J].学术界,2013(2).
- [2]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社会学研究,2003(1).
- [3] 谭同学.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J].开放时代,2009(8).
- [4] 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1).
- [5] 桂华,等.散射格局: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J].青年研究,2011(1).
- [6] 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过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J].社会学研究,2009(1).
- [7] 杨宜音.“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9]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
- [10] 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 [11] 夏玉珍,刘小峰.论差序格局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贡献[J].思想战线,2011(6).
- [12] 杜亚泉.差等法[M]//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13]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9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9.
-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重刊序言[M]//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
- [15]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16]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2003(3).
- [17]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责任编辑 何海涛)